

长篇小说

齐岸青◎著



父 親 紀 事

长篇小说文庫
文学館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齐岸青◎著

父親紀事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亲纪事 / 齐岸青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7.12

ISBN 978-7-5008-3884-5

I. 父… II. 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2160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16.25

定 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上卷

第一章

1

那天该是下雪的日子，云把铅灰色的身子低低地漫抹开来，结果便落了雪。

那时我该不是记事的年纪，开裆裤刚刚被母亲用粗疏的针脚缝上，但我却记得了。

许多年以后，当我的儿子已经扔弃开裆裤时，妻子依然怀疑我的讲述，说四岁的孩子对自己屁股和小鸡鸡的概念还尚朦胧，怎么会记得清家庭迁陟这类事来？我对她发了许久的脾气，不仅仅是她轻蔑了我的智力和才思，也障碍了我对父亲的记忆。母亲说过我自小就不安分，是七个月时火急火燎来到世上的。我想或许是我不大习惯柔润的黑暗，而期待光焰的缘故。当父亲从外地匆匆赶回看给他措手不及的儿子时，他是唱着走进医院的。护士把我从产房抱来，却又惊叫“错了”，匆匆回去再换。一忽儿抱回的依旧是我，“嗨。没错！是这小子把牌给挣掉了，真够不老实的。”哼着曲儿的父亲脸上掠过一丝阴影。这件偶尔的插曲似乎影响了父亲与我的一生关系，尽管我的眉目越来越具有父亲的气度，可总是有些阴差阳错的感觉。许是如此，有关父亲的话题总是敏感，有关父亲的记忆也总是清晰的。

也是好奇怪，一些应该是极重要的，足以影响人生转折的事情渐渐尘封了。可一些久远的、琐屑的事儿却愈来愈明晰，时常会在梦中回到那里。

雪片很大很大，落得厚厚的，繁衍得世界皆白，却不明亮。雪雾迷蒙得厉害。

火车把我们扔在一个遥远的、简陋破旧的站台上，竟自开走了。方才拥挤在浑浊车厢里的旅途兴奋骤然跌失去了，只是感觉四周流动的空气寒冷。

刚才，我在雾气朦胧了的车窗玻璃上，用手指画的那些小鸟和鱼儿，不知会存在多久？对面那个脏兮兮的、拖着黄脓鼻涕的孩子，总是没有教养地用手乱拍车窗。怕是我们一离座儿，我的作品就会让他划拉了。这样的孩子，居然在火车上比我坐得还久？真真气人！

姐姐什么也无所谓的，刚才在车厢里呀呀唱了一路，这会儿倒无声地在厚厚的积雪上蹦，红色小棉猴的帽子落在脖后，露出黑黑的、长长的辫子，和帽子一起甩晃着。姐姐体质瘦弱，头发却出奇地好，似乎把饭都吃在那儿了。

妈妈走近她，腾出一只抱着弟弟的手，帮她拉上帽儿，“冬冬，别闹了。”

妈妈怀中的弟弟就势哭了起来，长号不已，像做一件认真而持久的游戏。我猜想这个鬼精灵是想独占母亲的怜爱，看他乌溜溜而贼亮的眼睛便知的。

爸爸、妈妈总嫌我的眼睛迷怔，且又柔迷迷的。说柯柯这孩子心沉，也会是情种。这话我是后来才懂的。

站台的棚子是用木板搭制的，矗立的方木柱油漆已经剥落。我从棉手套里抽出手来。我讨厌这种从脖子上挂下，悠晃在胸前的，且只显出大拇哥的手套。爸爸有一双褐色的、五指自由伸展开来的皮手套。我吃力地去抠方木柱上裂翘的木茬，有些事做，似乎也暖些。我挨次去抠那些方木柱，借故也好离妈妈她们远些，我常常以呕气来反抗妈妈的责叱或偏袒，当然，有时也完全不因为什么。

妈妈却没有睬我，她在清点搬运工从行李车上卸下来的家什，五六个大小不一的箱子。箱子叠摆在那儿，妈妈唤姐姐去箱子后面避风，却没唤我，她许是知唤我也不会去的。

一个男人提着个大镜头的灯，沿着铁轨慢慢走来。

那茫茫白雪里黑色的铁轨像冻僵了的、长长的蚯蚓。

他踏上月台时，跺了跺脚下的雪，头顶那破旧的火车头绒帽耷下来的一只帽耳，也随着颤悠几下。这种凸圆顶的黄帽子我是见过的，乡下一个表哥，那年路过我家，戴的便是这般帽耳上有孔的帽子，进屋里也不肯脱下。爸爸说他是从朝鲜打仗回来的，其实，他去时，战已经息了，没捞着打的。那般时时地扣着帽儿，怕是弥补些窘来。

那个汉子咔嚓咔嚓地踏着雪走来，在我身边止了步，定睛看我，我也皱起眉看他。

2

“干吗抠这个？”站了许久，他突然问。

“你家的么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不抠就是了。”我松开方木柱上的一条木茬，不屑地拍打几下手。

那个汉子忽然笑了，舒展了络腮胡子的黑脸，拍拍我的脑袋。

“小伙子，你这是到哪儿去呀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我生就讨厌人在讲话时拍我，尤其是拍我脑袋。

“打哪儿来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跟谁来的，也不知道！”他咧咧嘴，算是笑着，用粗粗的手指拧拧我的脸蛋。

我没说话，现在感觉他的动作里透出些许善意。他转过头看看远处站着的妈妈她们。“那是你妈妈？”

“还有姐姐和弟弟。”

“你爸爸呢？”

“妈妈说爸爸放下了，好久不在家。”话说出口，我才回味到很长很长时间没见到爸爸了，爸爸的模样都模糊了。我很少向妈妈讨要过爸爸的，我习惯于爸爸不在家，只是这次有些久。

那个男人沉吟了许久，“你们这是……”

“找爸爸，妈妈说要和爸爸在一起住。”

他不说话，却用宽大、粗糙的手掌抚挲我的脸蛋。这次，我没有反感，觉着他的手热热的，暖和极了。他站起身带我走，没有扯我，而是把手掌放在我的后脑壳儿上，我顺从地被半推着，颠颠地走着。快到妈妈身边时，我跑了去，回头望着那汉子，算是给妈妈介绍我新结识的朋友。

妈妈早见了我们的交谈，微笑着看看他，算是招呼。

—列黑色的、长长的货车飞驰地掠着站台而过，几节煤车厢上蹲着些衣衫褴褛的农民，瑟缩着围成一团一团。

“大妹子，到房里歇着，瞧别冻着孩子。”那络腮胡子的男人对着妈妈大声嚷。

不知是列车倾轧铁轨做出的嘈杂淹没了他的声音，还是妈妈压根儿没留神他的话，妈妈的目光长久地滞在那列长长的货车上。

货车过去时，那男子又在寂静的冷气中，把方才的话重述一遍。妈妈笑笑，摇摇头，拒绝了他。

我们都站着，看着各自鼻孔和嘴巴里呼出的、白白的哈气。

妈妈告诉他，一会儿有汽车来接我们的，我们和这些箱子还有七十里路要赶，到另外一个县去，孩子他爸爸在那儿乡下。

他没再说话，跑进不远的房里，抱个棉被把我和姐姐裹巴在一起。身上的羊皮氅脱下递给妈妈，要她披上，妈妈看看他，这次没有拒绝。

这时我好像才感觉真的冷了。

3

终于，一辆暗绿色的卡车开了来。

小站，无所谓站内站外的，汽车就像只黑色的龟慢慢地倒爬着进来。

汽车在雪地上轧出两道浅浅的、略显光滑的辙，在箱子前停下了。驾驶室里走下个围脖儿裹着脑袋的小伙子，那种农村大嫂围的朱红色的围脖，蠢透了。这种司机开车，真是让人大大扫兴。

司机的脸倒憨厚，只是黄黄的，有些不切合实际的胖，像是谁鼓起腮帮子朝他的腮帮子里吹进些气。他扯下脑袋上朱红色的围脖，朝妈妈咧咧歪斜、排列不大紧凑的牙，“你……您是省里调来的杨局长？”

“杨慧。”妈妈脸上浮出几分矜持，朝他伸出了手。

司机不大习惯地在衣裤上抓蹭下手掌，伸过去让妈妈握了一下。握着时，他涨红了脸，同时把方才大雪天跑车的一脸不情愿也给扔了。

弟弟又抓准这个机会哭了起来。这次，妈妈却未顾及怜他，把他交给了姐姐。姐姐挺胸凸肚地抱着他，像搂个偌大的冬瓜，俩人都圆了，摇摇欲滚。姐姐尖声细气地唤我，我才不去睬她呢。

“俺姓黄，领导让俺来接杨局长，您看，这是县商业局的车。”司机说着，还在搓着刚才杨局长握过的手。其实妈妈的手冷冷的，像她白白的皮肤。

“带工作证了吗？”

“带了。”他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红本本，妈妈倒没去看，回头望了一下我们兄弟，
“那好，装车吧。”

“今晚，在这儿住一宿，还是赶路？”司机望望暗下来的暮色。

“赶到县里要多久？”

“雪大，怕得跑三四个小时。”

妈妈看看腕上的表说：“还是走吧。”

络腮胡子和司机往车上装箱子，妈妈也插不上手，便从姐姐那儿抱起弟弟。

姐姐再也没劲儿兔蹦了。

我们都挤进了驾驶室，我是最后被络腮胡子举起来放在妈妈身前的。妈妈伸出手向他道别致谢，他没有那样做，而照我的脑瓜子拍了拍。

“小伙子，好好活个人样儿。”

说完，关住了车门，摆摆手，示意汽车开走。

车开动时，妈妈转动一下身子，大概是想回头看看那个人，却没有办到。她怀里抱着弟弟，前边又偎着我，太挤。

我踮起脚能从反光镜里看到他，他正背对着我们朝铁轨远处的小房走去，那个黄色的、软耷下来的帽耳，像面冻硬了而厚沉的小旗，在弥漫的雪中颤悠、翻卷，渐渐黯淡。

月台也悄悄隐了去。

4

汽车在穿越市镇的街市时，妈妈让车停在路边一个摊贩前，她带了我下来。

小贩是个孱弱，却吊梢着眼角的女人，蹲在地上，面前放个秫秸皮儿编织的篮子，装些馒头，盖馒头的纱絮套儿黑巴巴的。

“同志，馒头多少钱一个？”妈妈问那小贩。

女人不知唤她，一旁的人点她，才慌慌地起身，起来时用胳膊奇怪地在裤腰处转了两下，算做提紧裤子。

“五块，馒头是五块钱一个，热的。”她说着，还回吸着冻久了而流出的鼻涕。

“这么贵？”妈妈似乎有些犹豫。

“四块。看你是外乡人，贱卖给你了，再便宜却没有。”女人飞快地说。

妈妈递给她二十元钱，我伸手接来馒头，抱着。突然，一道迅疾而来、霎时而去的身影在我身前一划而过，怀中的馒头不翼而飞了。一个高大的汉子抓了馒头，朝马路对面大步跑去。我吓得呆了。

“抓把街。”有人在喊。

妈妈回头望望我，轻轻叹口气，又重新买来，这次她自己拿了。

蓦然，从不远的路口处传来人们恐怖的惊呼声和汽车撕裂般的刹车声响。妈妈一把没抓住我，我也随着奔去的人群跑了去。

抓馒头汉子高大的身子仰面躺在路上，马路上的雪早被车或人踩得瓷实了，点点片片地泛着冷光。那汉子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光泽，苍白得比头下的雪还惨，满是灰垢的长长的黑发，彳亍竖着，纷乱地散下。血，好像从那里渗出来的，浓浓的污红。

血，为什么是黑色的？黏稠稠的在脑际中稀释排解不出。

肇事的司机呆立在车前，机械地揉弄自己的手套。有人走过去搬弄那汉子，随即又住手了，任他那般躺着。几只乌黑的手乘着纷乱去捡拾散落的馒头。

我的馒头！

妈妈走过来，无言地望了会儿那仰面躺着的汉子，拉起我的手走出人群。

一个女人拨开人群，扑进去，拍打着雪地失声恸哭，看不清面容，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腿。从腿的缝隙看她的侧影，像是那个吊眼梢的、卖馒头的女人。

我似乎说了一句，让妈妈辨认那个女人，妈妈却没回头。

血，为什么是黑色的？

妈妈仍没回答，只是拉我的手更紧些。

司机又把那条讨人厌的朱红色围脖包着耳朵，一张黄肿的脸像只挤扁了的柿子，木木地睁大两眼看着大雪覆盖的路。

妈妈让我们吃馒头，我不吃，我想起那团黑污的血，似乎听见它渗进雪里汩汩的声音，认真听去却是脚下车轮轧陷积雪的响动。

妈妈递给司机一个馒头，他不好意思地谦让一下，又接住了。他像是和谁咬架似的啃了一口，一边腮儿鼓凸起来，像猴儿。我好笑，把手里的馒头也递了去。他又把馒头送在嘴边时，蓦地停住了，怯怯地偷望一下妈妈，迅疾把馒头塞进衣袋里。

妈妈的眼神正留意车外，像是没察觉。

天色完全暗了下来,公路四周是一片旷远的黑暗,偶尔,有点点游移的灯火。车灯把光柱打了出去,雪便在里面飞舞,光柱也仿佛是旋转的。汽车慢慢地爬上一座桥。

风更加肆虐了,似乎添了许多湿的寒气。桥上稀疏的、昏黄的路灯透过车窗,在母亲的脸上流动,母亲一直静静地凝视着窗外,灯光在和她的瞳仁叠印时,妈妈的眼睛格外晶亮美丽,倏地暗下时,还能感觉到光波静静地汨流。

我望着车前飞旋的光柱,渐渐觉出无聊,便依偎着母亲合上了眼皮。

等我再醒来时,车已经进入了县城。

第二章

1

那座县城很有些历史了。

唐虞以前，世代绵邈，至《禹贡》称为豫州之城。殷商之时为商畿内地。周武王分封天下，母弟叔度封侯于此为蔡。战国，蔡亡，为楚之北境。汉时置郡，曾领县三十有七，其境殊广。以后历代或设府、设州、设郡不一，总归煊赫，盛久不衰。

郡府形胜，旧志曰：“负山面淮，控厄颍蔡，居天下之中。”南有冥厄、武胜、黄岷三关雄峙。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天下九塞，冥厄其一。”可谓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其余三面又有潁水、淮河、汝水三河环绕，抱境三面，滌洄数百里，郡府之地若悬瓠然者。

这般形胜之所，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早可追溯春秋定公四年，蔡侯与吴子千里奔袭伐楚，楚侯兵败。战国，楚王灭蔡。汉更始元年，钟武侯刘望据此称尊，为更始帝所诛。东汉末年，黄巾残部退保于此，联络刘备击曹，曹操兵压守城，刘备惶奔荆州。唐代，李希烈、吴元济兵叛割据。李愬雪夜袭城平逆。宋朝，岳武穆两复其地，牛皋在此置军镇抚。明末，闯王铁骑自陕秦突入，郡县望风警溃。尔后闯塌天、老回回、扫地王、过天星……又和杨文岳、丁启睿、左良玉往复绞杀，烧掠乡里。

古往今来，这般杀来杀去，留得史册方志上几个英雄的英名武功，遗来一片朽骨亡魂暴弃游荡的焦土。仗打得多了，废墟日甚。文化盛极，自然有衰。近代府县日渐败落，城毁关落，庙败祠绝，透出些底子的寒酸。但若在城内细细走上一遭，也能觅些古旧遗痕可供凭吊。

城北门还在，圆拱形的门洞，青砖苔滑，总显得凉幽幽的，常为北乡人进城歇脚或避风躲雨之所。据说，当年李愬雪夜奔袭，便是从此镬城为坎而登，生擒吴元济

的。门下便为汝水，枯时，清澈碧溪，溢时，则又黄水浩渺，北门和其处的败垣断城，倒也抵得些堤，依旧护城，只是水退尽后，青砖上多些白白的水渍。

县城内大多是狭狭的窄街，卵石铺的路面呈拱形状，岁月久了，处处凸凹不平，每每马车或板车通过时，就会很夸张地颠簸，发出奇怪的吱呀之声。路两边是或砖或石砌的阴沟，便于排疏雨雪之水，也为路两旁的居户泼弃污水之用。街巷多是灰灰的瓦屋，低矮破旧，隔不远也会有个阁楼探出头来，也无非是比起那些瓦屋多了层矮矮的木阁。栏窗格扉，倒也讲究，时而也能觅见山水花鸟的窗扉，只是油彩漆面早已褪色，几乎寻不来痕迹，显得古旧黯淡。也有些时尚人家，给房屋门面稍加改造，方格窗扉换上大块头的玻璃窗，板门廓柱面改为水泥柱儿铁皮门，算是这里的现代派。

由县城的十字街向西，再入南巷，有偌大一片院落，我们的家便在前院一幢青灰色的房里。

院落有东、西、中三路，几进几出少说也有几百间房子。临高望去，一片屋脊飞檐，青森灰幽，把个天都剪出暗的一片，屋檐之上总觉得许多雾霭袅袅。

中路院落中有个颓败祠堂，屋也算得高大，堂内的物什却早已荡然无存，只是地下还能辨出供龛的石基遗痕。

说是清代一位知府，持身清约，刚断不挠。在任时劳怨不避，事必躬亲。兴修水利，赈灾减征，惩办奸弊胥吏，深受民众爱戴。后来两省总督巡察将至，手下慕僚提醒知府，说总督大人肠胃蠕动功能稍逊，食饮略有不适便容易拉肚，故口欲不佳，茶饭便不必多去劳神。又总督大人性欲虽见好，但此次巡视，悍夫人偕伴，侍女奉与不奉，无碍大体，且免遭醋波。但总督大人生性喜古玩繁饰，闻前来之途每一憩邮驿，地方皆悉力以玩好之供，且竟比争胜，日愈见妙。这倒需要知府用心。不料知府怒曰：“吾何忍以民之脂膏，阿媚取容。”

不日，总督至，供账如常，果迁怒，然无疵可责，屡故为窘，~~知府自知不自在~~时，即解俎归乡，百姓哭留不可得，遂建祠祀之。

说来也巧，知府居然和我们是本家，也姓曲。爸爸每每~~在祖父重木桶~~油然而起。我却常常到他老先生的居处，捉些檐下的雀儿戏弄，~~时时~~，还喜发冲石龛遗痕的坑洼处撒些尿水。

房产说原是个叫郭大鼻子的。早先郭大鼻子只是个摇~~的~~卖~~的~~人儿

的货色，住了这破祠里，尔后居然发了，便以祠堂为中心盖了这般许多房屋。如此的院落便有三四处，四乡人有句俗语：“郭大鼻子的门鼻儿，够人吃上一生一世。”说是他若只把所有房屋的门鼻做铜铁卖了，也够消受一辈。都传他得了知府老公的仙灵之气，才能发财。这般，也是曲门的遗憾。解放那年，郭大鼻子逃了，房屋变不得细软，有人传说见他流落西南，依旧在街头卖糖稀人儿、小猴儿。

后来政府过去话儿，说郭大鼻子为富并无不仁，算得上民主人士，要他回来分得些房产。郭大鼻子闻了却只惨淡一笑，说是功名钱财皆为世空，不愿再回，只是摆摊儿不再惧避乡人。

这儿的房子初时驻过部队，以后间或做干部培训、征集兵役、大型会议的场所，令凄空落的时候居多，只是院内石榴挂果时，偷偷闯进些孩子。渐渐，西路、中路的门儿堵死，仅留东院门儿进出。院内，稀稀寥寥新迁些县直干部的家属，守门的，却依是郭大鼻子的老门人，张爷和张奶。平日也无事，他们便挨次去扫各院的房子。这儿扫净，那儿又落得尘厚，终是徒劳，却不见懈怠，风风雨雨亦是如此。院内，也仅有张爷张奶待我们亲近，但遇到在房屋撒尿的档子，却断乎不饶。

我们的房子处远远地可以看见那老先生祠堂高高的飞檐，张爷的掌儿使我尿儿再也不敢造次。

2

夜里做梦时，那汽车碾死的汉子又直挺挺地戳了起来，扬起胳膊来扼我，以便掏出我肚里的食物吃。我告诉他，吃下去的食物都变了模样进厕所了，说完，为自己的机智吃吃地笑。他却变了面目，或是说没了面目，而是一团黏稠浓黑的血污……

我吓醒了。

房间里却亮着灯，黄黄的、微弱的油灯。先前光明耀眼的房屋里的喧嚷和嬉闹早已淡淡忘却了，却也喜欢这昏黄的烛光。我和妈妈都聚在光亮前，凑着光，用手在墙上变着鹅儿、小狗、兔儿、马儿的影画。

妈妈披衣坐在被子里和一个男人轻轻地说话，我想他该是爸爸了。在省城时，我们也很难和爸爸妈妈在一起，都是跟姥姥长大的。爸爸又离得这般久，便记不甚清面容。眼前的爸爸有些农民的模样。面容清癯，颧骨和髭须都有过火地凸张，眼

眶却凹陷来，沉沉地泛光。我顶怕父亲瞪眼睛，瞪时多是眼白，且又梗直了脖子，实实在人。

爸爸边说话边去解系在棉裤脚管的绳儿，我和姐姐的床离妈妈和弟弟的床不远，躺在这里可以听见爸爸裤脚处冰碴儿碎落的窸窣，看来爸爸也是刚回到家。

爸爸脱去身上那件黄色的旧军棉衣，妈妈嘱他远远地扔到椅上，脏稀叭叭的。爸爸把身上的衣服一团，照办了。他上了床。

“别碰着飞飞。”妈妈轻声说。飞飞是我的弟弟。

爸爸笑笑，吹熄了灯。

昏黄的灯光和墙上的暗影都逝去了。

“在乡下，受得住吗？”妈妈探身给弟弟掖了被角问爸爸。

“能行，土八路吗，就是和土打交道。先前在家也是农民，不像你，地主兼资本家的娇小姐。”爸爸在取妈妈的乐。

妈妈却没笑，轻轻叹口气。

“哎，杨慧，回来时，我还背了袋南瓜，老乡送的。这儿灾轻些，瓜菜还能半饱肚子。也许，遣放乡里，是因祸得福呢！”

“我可盼着你早点回来，一家人在一块儿。离开省里时，老秦去看我，说事情一年多多了，中央隐隐有些信透出来，说是反右倾要重新甄别一下，怕是还包括右派那茬儿。”妈妈声音也清晰了，大致因为夜的暗色寂静。

“右派怎么能平的？”爸爸显得奇怪。

“我觉得右派、右倾差不多的，都是讲了点话，实话。”妈妈的声音有些弱。

“你怎么能这么看？右派是要我们共产党下台，阶级矛盾。右倾是党内的意见分歧，内部矛盾。”

爸爸的声音高了，妈妈也就不再说话。默然一响，爸爸又问，“老秦怎么样了？还是秘书长？”

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了。”

“他没写信？”

“没有，去看我们，也是夜里悄悄去的。我知道他避嫌，更怕白纸黑字。当初，你就不该把事儿一股脑儿揽下来。彭老总的调查组是他接待的，灾区的调查汇报是你们一块儿起草的。闹到头，你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，他倒又升了。他是你的领导。罚，也该是他！”妈妈的声音越说越高，越说越快了。

黑暗中忽地光亮一下，爸爸划着一根火柴，去抽烟。他不说话，烟头却一点一点地燃红黑暗。

“小顾呢？”爸爸像是随意问。

“他现在接了你的职。”

爸爸先前是省委一家理论刊物的主编，顾水林是他的副手。

“我们走时，小顾连面都没敢露，世态炎凉，也真无情。相比，老秦还是好的。”

“他妈的。”爸爸骂了一句，却并不显得气愤。

我早已无聊，昏昏又睡。脚那头姐姐的鼾息正沉，鼻子吸出轻亮的响来，大致是想起白日什么快乐的事来。这声音渐渐入得我的梦中。

又醒来是妈妈慌慌张张地给弟弟把尿，淅淅沥沥撒来一床一地，“这孩子尿频，说尿就尿，真是没办法。”妈妈说着，整理着床褥，让依旧熟睡着的弟弟躺好了。

我却彻底闹醒了。

“这几个孩子，真是拖累你了。”爸爸说，他们似乎一直没睡，在说话，不知他们哪来的这么多话？

“也是，说起还不到三十岁，就扯了这么三个孩子，飞飞真是多要的了。”

“我可是三十多了，再几年就四十了。”爸爸呵呵笑着，“兴许，我们还会再有。”

“胡说，我可不愿再有了。”妈妈认真地打断爸爸的话头。

我也不愿意再有什么弟弟、妹妹，撒娇的家伙，领他们到我们家干吗？

“哎，老曲。”妈妈又推转了身去的爸爸，“康英倒是来信了，她在广州。他们报社那个老下，你的编头儿，玩枪，走火儿，死了。她又改嫁，丈夫是……”

“你怎么还和那个坏女人来往？”

“你怎么能这样讲康英？你们可是一块儿南下的，那天，我到江汉关码头接你们，还有顾水林，‘博士’。康英是个好大姐，当初，她紧跟着你，我还以为是你的夫人。”

“瞎说。”听爸爸的声音像是脸红了，“这个混账女人抛了‘博士’，攀上了‘编头儿’，不是这，‘博士’能突然走了，会死在广西？”

“康英是有不好，喜欢接近领导，听领导的……可你得理解她，她成分不好。”

“你也成分不好。”

“不一样的，她在延安整风吃过苦头，碰见‘博士’那样的封建劣绅家庭，自然顾